

孟子

公孫丑



舊德川兵部

周會魁校正官板名儒四書大全卷之十一

公孫丑章句上

家庫

凡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
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
答問之辭餘皆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通義仁山金氏曰管仲管氏名夷吾字敬仲相齊桓公霸諸侯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

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

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

曾常無幾見列女傳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西
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
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
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知有聖賢

之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
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

但知其國之
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

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弗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

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

彼其父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

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
不安貌先子曾子也弗然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
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表了凡曰註以曾西為
曾子之孫也按經與序
錄云曾申字子西曾參之
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在
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
之存於是可考楚關軍

弗音拂又音勃

曾並音增○通

考宣天氏程曰唐顏雖有二音而於勃音註怒色拂音
註淺色故孫氏單音勃

申公羊申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

恭虛蓋曾西之卑其功烈即夫子之小其器也夫子大其功惡而知其美之意也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旬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其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問聖人分明是為卑如何來子路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此則是以御者則範我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蓋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

範我馳驅是一人入不獲又是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者禽又是射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為御者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雙峯饒氏曰使王良所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即詩所謂不失其驅舍矢如破僅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通考董氏彙曰公孫丑問

尊聖門高第淳于髡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尊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子晏

子猶不足為與

顯顯名也

王去声 由猶通

曰以齊王由及手也

及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声下同與平声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禮記文王十七而終

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

乃有天下周公相去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

行東陽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

之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

仲

微仲名衍禮記
託微子廟仲思存
衍一名世見家語
比千事見雜詩
外傳括地志等書
箕子事在史記
微子降世名
胥餘
膠鬲事在唐氏
春秋

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
丁未父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父而後失之也尺

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通義自雲許氏曰湯之孫太
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太
戊太戊世至河唐中宗太甲
子祖乙祖乙世至盤庚繼康
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世
皆賢君也相傳後世七十之
餘年至紂
慧勢基時俱有韻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王子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

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磁

基不如待時會時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
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朝音朝

輔相之相去声

猶方之猶與由通

知音智

磁音茲

磁基田畝也時謂耕種之時與鐵同鐵鉞大鉞也

通義吳氏程曰基當

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
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唐氏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為九州今齊已有
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亦非由之制

稠音傳聚也通義曰許氏曰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稠也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地狹民小所以難

矣有兩意一說言有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詳民不必再加集聚五字一串讀下文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

有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讀

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
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
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
易為飲食言饒渴之甚不待其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表了凡曰德行速本時勢
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
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說則
文王之百年未治者胡其不速
歟

置驛也郵驛日音也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

謂師古曰即今驛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
謂傳送文書所驛館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
正處如今驛館

此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
底德字蓋德是本全可以乘勢而有德靠時勢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不得有智慧而後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
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

時為狀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
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既卑管仲使孟子子
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
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
尊周之名以蓋其樓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
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

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並
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
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
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
可訊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通考吳氏程氏曰雖由至屈矣作一向只王字微讀

馬難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
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

虛希曰春秋戰國時人
著霸字口津之公孫丑
曰難由此霸王不異矣至項
羽又自稱為西楚霸王至不
知此字在孔門以為至不
好事在三王時則又以為
罪人也
來了凡曰動心最細隱微
男有所移意氣男有所
加便是非及恐懼疑也宋
子恧懼疑惑四字後知言
氣上生出來然當公孫丑
問時何嘗知孟子之知言
氣而處有是意哉

曲礼平曰強而仕注古者四十始命之仕又云四十志意堅定強立不及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以出任矣此永嘉戴氏說對大旨

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雙峯饒氏曰集註恐懼疑
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
論心之動則又以恐懼居先論心之動則以無所
所動言張本要之不以無所疑惑居先四十疆仕君子
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
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
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
不惑亦其所謂大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即相富貴動
其心謂霸王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即相富貴動
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其開事雙峯饒氏曰道
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
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
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
動矣○雲峯胡氏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
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
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
誠者也○東陽許氏曰疑懼即動心後德立明而
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

孟勇事見民春秋考韻書告居號切下註曰姓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
子先我不動心

外者蓋本心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
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
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
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附錄黃氏洵饒曰
孔子道明自然德立孟子道明然後德立無所疑
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當
作五節首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
中

賁音奔

案人物考有浩生不害無告子告子名不害則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告子名不害孟

疑是同入乎告浩同音而生諸生之義也恐非覆

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
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

姓矣

通義自當許氏曰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替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足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貴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為者然則孟賁以為為主而不動心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附錄北宮黜之不動心以守約為主

為難也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法強制而能不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籠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外欲專固凝滯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養為十時已能不動心其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之則已能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除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亦姑借告子以淺說孟子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黜伊糾反

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撻奴效反

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天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及之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

表坤像曰膚撓目逃不可添被刺之說明理者自知即李執云不膚撓不目逃是孟子處此言動底像其膚撓然而不撓其自撓然而不逃无撓之說或言其勇不可犯不至手被刺而撓且逃又多了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焦漪園星之無俱全是氣之所為却不主理如項羽之氣蓋世技出被高祖為義帝發喪羽氣便屈

素類由日以施為發語聲雖是古註然却无理之甚

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裼夫而不知其必勝也故無有尊貴視之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報之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反不專謂諸侯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視不勝猶勝也曰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声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說語聲曰此古註說後向只稱舍可見問有例可按曰如孟之友舟之橋尹公之類慶源輔氏曰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之類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能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黜蓋皆以心為主而之不動心孟子此於處且數演粗說東陽許氏曰黜蓋皆以心為主而比孟子不動心孟子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以勇士之類言之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

夫音扶

備

表了凡日子夏為信聖人此語未若若能為信聖人其季必用心于內矣敵人者何以似之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在外者也戰務敵是敵在外者以子夏之悅在外者相似

通義許以自學夏等級以高下言偏身編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黜務敵入舍專守已以愛源輔氏曰黜務敵入謂專
所懼為主也無子貢篤信聖人曾子及求諸已
真篤信聖人朱子曰這一個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者他處又把孟子北宮黜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雙峯鏡氏曰曾子及求諸已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以審與理而後信也夏篤信聖人則以信了故二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不是便信了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問如何是約處朱子曰北宮黜便勝人孟施舍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

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執約且二子之勇似曾子于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以似曾子于夏直以其守氣養勇氏曰孟施舍取必於人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以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此論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

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

喘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虛齋曰吾不喘焉猶平也大註喘恐懼也今人或謂是恐嚇他非也

曰臣曰六八二

好去声

其

夏

二詞皆祀祀檀弓上篇之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語也古者指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道橫束之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德縫又曰棺束縮二德三說與橫同直引二德恐懼之也附纂黃氏字指人之往往而敵之也朱子每與衡字作對下文有縮養之說蓋本於此所以不動皆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縮與不縮何如太利害皆不足易之若有一毫子不直則此心便索然然舍是不足畏死而不動心告子動心是不認義理而縮心曾子是不畏死而不動心不氣言理者氣之主理曰縮不縮指理言不端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曰縮不縮指理言不端吾往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曰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以先說黜舍然後論孔子曰吾齊王曰語所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曰吾齊王曰語所何憂何惧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不疚夫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語也古者指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道橫束之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德縫又曰棺束縮二德三說與橫同直引二德恐懼之也附纂黃氏字指人之往往而敵之也朱子每與衡字作對下文有縮養之說蓋本於此所以不動皆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縮與不縮何如太利害皆不足易之若有一毫子不直則此心便索然然舍是不足畏死而不動心告子動心是不認義理而縮心曾子是不畏死而不動心不氣言理者氣之主理曰縮不縮指理言不端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曰縮不縮指理言不端吾往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曰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以先說黜舍然後論孔子曰吾齊王曰語所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曰吾齊王曰語所何憂何惧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不疚夫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

集註得其要之言在孟施舍書之今於曾子加尤字甚有味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言孟施舍雖以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

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亦得其要也孟子之不

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

自盡了只為不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尚有許多

說語此一段為被也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

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截

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

約言此言宮黜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

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

四書百六十八卷五十一卷

山 人 人

朱子曰若愛得後面知言
處相貫則不得放言是
他人之言
黃炎峰曰不得放言謂
子自己之言非也程子強
辨自負決不止有謂有
不得之言以孟子知言照
之乃謂吾心自有定見即
於天下之言有未達何用
煩吾之心益

傳習錄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氣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
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來持說○又楊升菴曰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至者至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
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驚而汗出哀而淚下以志至而氣次之驗
季彭山曰告子之不求是遺棄事物不以暴心自然宗旨不費分毫氣力樂子謂專強制其心却非告子不求之字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又曰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袁了凡曰告子不得其宜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勿求于氣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不顧得不得只要務求孟子不願求不求只要懶于心其差別甚速註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非是

循理謂直○雙峯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雷子曰浩然之氣便是本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通考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

同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

舍上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

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

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

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心偏之見

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現其論性

數章理屈詞窮則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

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於

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之於言亦得

告子只去守個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

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

見於目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
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有仁義之心本然之氣昏然於外此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
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善有蔽於此而巳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內言而每求諸心則病則外有波濤而實失於內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便之是徒見言之外發於外而不知其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深矣故斷然以爲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凡曰可者亦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入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
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則能動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志則不言而動言者志者心之動而有命於將帥也志則不言而動言者故志無形而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克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也銘云出卒徒字附繫若論其極以理之極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粗糲氣發得恭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志助長之弊方為能致養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致敬義來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謂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已而巳告子知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養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矣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是本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必養氣是其助附蔡黃氏洵說曰告子勿求於心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故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夫音扶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通義許各顛蹶即跌仆
趨走豈疾奔
躓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反又音顛蹶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慶源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察理精矣

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
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程子曰告子不得
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其氣
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
為多且若志專在洋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
不動志故脈者越者反動其心○朱子曰為告子
將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
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
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
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
當喜也酒喜當怒也酒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
分一動向喜怒得過分一動向怒這便是持志若
為所動一暴則其心便動了○問勝起反動其心
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問勝起反動其心
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動了○問勝起反動其心
之奔走如何得定莫須動了○問勝起反動其心
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勝起反動其心
王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
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無
只行得五十里却便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

硬

灑灑要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
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問程氏遺書云志
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
者同所一動則動志各言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
動氣氣一動則動志○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
志動氣動一動則動志○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
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動字了固不動氣而氣專一亦
動其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
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而各致其功而
無所偏察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
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存矣○問養氣次第
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自已自守其志便謂無
事氣經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暇起
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未為至
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
者相來著方始德不孤○雙峯饒氏曰志帥也氣
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氣
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
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
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寫和步中

孟子

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其志以動而有所動而有所向慶言欲致持之功則就其志字充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動志矣程子什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多中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一節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詳備而不在於此○黃氏紹子曰特志工夫大而將進於化正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者理之宜合乎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然之氣

王陽明曰孟子與告子所異只在毫釐之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便把捉此心將他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公孫丑復扶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是窮理不先窮理是得其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下義皆要下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聞正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和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雲峯胡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胡氏曰論語集註但曰不知言無失可以知人之和正孟子則自言為知人故集註釋之此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德

之事孟子之知言為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
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
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
俯仰並無愧怍故其言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
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本怯小則便非氣
之本體本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
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
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然○鮮峯饒氏曰
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
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
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當明善以復其初三論語
謂人之性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明善以復其初
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
之以復其初然非孝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
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附纂
黃氏洵饒曰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盛大是體
流行是用體之充者泛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

悍音旱悍急強狠
又云性勇急也

下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
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
不動心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
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
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於道義究
則於道義褻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
懼之有○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連德中之勇
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
惑○雲峯胡氏曰章首不懼添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
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
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
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
疑而後懼○東陽諸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
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
畏法二者既全何能動心附纂黃氏洵饒曰無所
疑即道明無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
所懼即德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
覺亦寡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問知言養氣之說
朱子曰孟子之說

懼

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
無所區區如智勇之時勝敗之形得失之美判然於
胸中而無虎豹豺狼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
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無
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
制勝料敵之謀又無此蟻子之接徒恃其勇而
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
之學也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此章之言反覆求
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
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
告子之所得之言即孟子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
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氣也所以得其異者而反之則
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氣也所以得其異者而反之則
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
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
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
其心實然都無知其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枘
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不能動
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實然無覺則不能動
疑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附蔡黃氏洵饒曰實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然無覺不能知言悍然不顧不能養氣○實然無
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
氣不難養氣是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

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

有未易言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下言則

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問浩然之氣與血氣知

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

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

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

若稟得衰者則委靡與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
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孟
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
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

是公孫且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
是末後合尖上事如本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
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罣則塞
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至剛不可屈撓多蓋天地
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
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惟
浩然之氣也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縮字意釋之則
其自反而縮以直之直字即是上文縮字意釋之則
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
而充塞無間矣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
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慊於心之

欲者不且見

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
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出朱子曰若於直字點出則
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是用功處塞于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
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源流便在那
是一氣又不足別將個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
養氣知言便是浩然塞于天地之間仰不愧俯不怍時
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于天地之間○絕說浩然便
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
賤威武不能淫移強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且本
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浩然之氣只就問答
所答只是說許多剛勇故說浩然之氣只就問答
本文看之便見子細其為氣也曰此所謂其為
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為氣也
氏洵饒曰天理有無不善而正氣中正浩然但其
流行參差不齊故本然者自浩然矣程子曰天
異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然矣程子曰天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增然而餒知

故擔

其小也附錄黃氏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

心得其正時識取甲八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朱子曰

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程子曰天地之

去人便是不稟得這然之氣乃吾氣也程子曰天

一也更是稟得底否曰浩然之氣若不曾養得剛

便粗暴弱底便曰衰法○是這孟子說浩然之氣

分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

因說不動心說曰這事無氣魄便今人說氣魄相

這氣魄便做這事無氣魄便今人說氣魄相

孟子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也養而無害則全

其本體而塞乎天地之間若已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

身而失其正大之氣如此剛大善養之故也程子曰

剛大其所以天地不能如此剛大善養之故也程子曰

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来他底却與天地

下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峯胡氏曰

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

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

至大至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汗無非

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

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圖考東陽許

氏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

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鱉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

潮貼一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羣底物本自

孤單得這氣潮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

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個衰

底人李先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個衰

兩物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

蔡虛有異為氣也配義與道正言氣之功用也無是餒也特及言以明其非並舉之詞也

無是餒也雙峯之義乃曰無氣則道義餒虛而非此說

來了凡曰配者合之謂不重有助言有助則二矣謂此浩然者非徒氣也乃與道義合者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朱註皆悞言

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養而為之助則是其初不食養後乃合耳又言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未必不出于道養然其体有所不足則亦不免于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无氣雖有道養而不行不明認氣与道養作二物下文言集家所生不明言此氣從道養而有者其初原自合下文言行有不懈於心則餒分明說无養則氣餒本文說得甚明白而解者与之相安可怪

共

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為力是無和氣來觀貼起做所得定是有力○雲峯胡氏曰所謂一氣來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觀觀貼起來之意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饒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下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為矣新安陳氏曰字仍應前註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即恐懼也○程子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義餒○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理其自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處此理者也○道是率体統而言之能斷制者所用處此

所謂合即率

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高只說集義○道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家兩個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此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体也義用也二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也氣也者當也形而下者也行又因氣以為質也義與道也曰道体也義用也後能生浩然之氣而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氣而後得行焉蓋二者雖有上下義與道又因是氣而理自氣其浩然而充所養而為撫然之散漫蕭索而道義之為貴矣○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全精氣以有太極在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非一端故累言而不足仁包四者故下言而有餘義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配道以義配德以義

尤西川曰說文鳥止木上言集
心之所宜言義集義者謂
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
安也集不訓積義不在事
鐵緒山曰集義是時求慎
於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即是
義不襲是事求合於義
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
所以謂之龍行有不慎於心
是申明集義所生義外是
申明義襲而取正所謂毫
隆之辨也○義字凡說同
陳錫堂曰襲者掩人不倫
只可一不可再所以有事偶
合之辭

配命以義配禮所重
在義裁制之謂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

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

如齊侯襲莒音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

其不備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旆

三年齊莊公伐晉遂在莒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

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

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

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是事事上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

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

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

是行一事積久之功襲取是朝一夕之氣也集義

取終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

字與非字對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

字與取字對生是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

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為之則消矣

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
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

慊

襲而取之謂
非可以義
襲取之也

中仰不愧俯不作。總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謝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又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反形句告子上篇。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又自集義而生。宋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所生是氣，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無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然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靜不讀書，義理正，是告子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峯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用道者，蓋道是體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也。言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似。

無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體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一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簡言是此非如彼耳。○謝氏曰：作爲以害之集，註訓餒字與大學音義同，自謙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白，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自反不直，見得孟子卷氣之論，正自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附錄黃氏洵饒氏曰：知言一集義二養氣三配道與義四浩然之氣五。○此一段說直養。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

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

謝上蔡言吾嘗習志以養生，程子施之養生則可放道則有害，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蔡虛齋曰：此段近似莊子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謂

孟子卷之六

四

氣

之宋人何也
集漸園曰獨言宋人者緣
告子是箇宋人亦是譏他
○此說恐非孟子本意不
若此已甚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
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極近世
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
如有事於顯更之有事必有事焉當用敬否

王陽明近世講學者往往
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
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
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
難余曰忘是忘其忘助是
助甚難其然然因共說
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
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若
時去用必有事焉工夫而
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即

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荀無
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
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
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
也須要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
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齊人伐我北鄙公孫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
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乞者何卑辭也
反戰不正勝也
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
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
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
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
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

四書大全 孟子卷之十一

車若水曰先儒被孟子說
極苗處多子將謂告子是
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
安論助長觀他勿求於心
可見

是養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
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
持志上在事勿忘念在集義上又集義則此志全在
義助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
志助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
氣者皆集義所生底故長暴其氣也似浩然不能
自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
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
類皆是助長○雲峯曰必有事而後集義必有事而
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正也集義之事必於此者每
一事之義無一事之義也謂之有無他念也但必於
之必期於彼必期於此而勿正則忘其所以集義之
無所期於彼必期於此而勿正則忘其所以集義之
忘則集義之心愈無問斷易忘其所以集義之
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忘其所以集義之
正忘助之義愈甚大抵必有忘其所以集義之
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
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
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

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
後相應學者當字字認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
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
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慶源輔氏
不其害如此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忘作為則氣
無所害如此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忘作為則氣
流者正指告子而言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握而反害
之者正指告子而言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握而反害
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氏曰如曰孟
子下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
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用有文武火火冷
則死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
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
詖皮寄友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反扶又問而孟子答之也說偏跛也
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道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
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沈俗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
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
其心明乎正理而無然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
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
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故其辭說是一偏
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是一偏

跛此理本平正他長短坡是山一從皮皆是一
邊意如破是脚一長短坡是山一從皮皆是一
陷深不見岸了故其辭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
水地陷入深了故其辭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
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
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路去
了故其辭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至於窮窮是路去
不接其辭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至於窮窮是路去
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後天非一毛所無利和
知說父母無差等却說後天非一毛所無利和
儀秦似和佛道是道必如揚墨似說莊列似
有其序自如此道必如揚墨似說莊列似
言則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直而
直者蓋天下事只有說知言又只說知直而
四者不是底則便識得是那箇是與不是
那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集義皆是
理分明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集義皆是
氏曰知言則動靜去處皆循道如集義皆是
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

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特上文汎指天下之言
 於其失者而不知之也○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
 陷離窮四者而正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
 然後其言中正通達而無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
 三件亦其失必起於蔽能氏謂無所蔽便無三字
 集註之意者缺即其言之病而如此其心之失又知
 其害於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
 道而無礙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問孟子知言處
 於其政先事而後政宋子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
 至若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縮而至節目○慶源輔
 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
 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言之病而
 非心與理不一其於天下如此是事如燭其始而
 見其始者或如不見其終者有矣○慶源輔氏曰政
 者事之始者或如不見其終者有矣○慶源輔氏曰政

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
 故以病言是心於中故以失言○雙峯鍾氏曰言
 陰蓋誠尚有一邊是道和極知楊墨初以為我
 淫是誠之深道是道之極知楊墨初以為我
 為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遠矣天
 道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必固我是不好利貞
 智是不好利貞起元利貞起元利貞起元利貞起
 於仁字必固我起元利貞起元利貞起元利貞起
 箇所字必固我起元利貞起元利貞起元利貞起
 是病源所蔽而所不見義楊氏之病源之所在墨氏
 之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蔽之病源之所在墨氏
 醫然纏仁見其病蓋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三件
 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欲治三件蔽之源
 不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欲治三件蔽之源
 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何如曰孔子嘗
 謂大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知好聖
 賢之學始○要峯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所
 其得失之所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

較增韻相角也

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体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
 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國峯胡氏
 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波淫邪遁之言
 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後而
 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
 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
 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
 無所疑哉新安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
 求於心不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
 可之說權衡以較教音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
 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新安陳
 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
 之中則不能辨決矣於問程子之說莫直是喻心通

朱子與郭氏書論此章

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
 般如何辨辨得他○國峯胡氏曰知言當如何用
 功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
 格物上做工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
 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
 欲以知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所
 以只取又核為湍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
 二說之則又核為湍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
 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
 領而孟子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
 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
 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
 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
 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惟此帖盡之而無餘
 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
 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事集義以
 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
 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行二者而已此事集義
 氣行之正意止於此通考東陽陳氏曰此章雖未
 於此而正意止於此通考東陽陳氏曰此章雖未
 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必從吾言為三節

四書大全

孟子卷之十一

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
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
三山說辭言語也說如字或讀德行得於心而見
見形於行事者也作稅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
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
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
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

說如字行去声

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問善為說辭則

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朱
曰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
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程子曰孔子自
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云峯則氏
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此以後
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附
纂黃氏洵饒曰欲使學者務本務本就德行上做
夫

垂心平去声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
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夫聖之夫音扶
仁也仁且智是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
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
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
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朱子曰中庸成已仁
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
陳氏曰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
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
雙峯鏡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
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
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
問輯釋論之附錄黃氏洵鏡曰子思之言主於行

通義鏡氏曰人之有四
端猶其有四體君子
所性不過仁義禮智
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
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體
則或得其一或具而微
如子貢篤實近仁精
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
智皆是於四體中各
得其一用既頗滿是四
體都全但未曾充得
廣大如聖人之溥博淵
泉爾

安
昔者竊聞之孔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

子貢之言主於知此乃入德之事以進
學而言彼以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
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俱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
上聲也公孫丑復扶又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
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
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
具獨缺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
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

全上声 通義自雲許氏曰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既願則學孔子守見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李氏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總孫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立行以驗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蔡虛而曰言與已不同道蓋已之志在孔子則伯夷伊尹亦為不同道矣

通義自雲許氏曰集註舉夷尹事實皆足體貼經文說非言三聖人凡也兄弟遜國言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亂則退陽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言治而進於亂桀不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向湯桀尚使非民不擇夏商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潛齋王氏曰乃所願則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下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未

通義白雲許氏曰孟子言所願則學孔子又贊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化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久惡得不化
洪竟山曰伊尹於孔子如樂堯舜之道與備然死猶覺有事夫子真是流行自在

牛春字曰知聖人行字屬上句讀汗下也猶言粗淺也言三子之智雖未能窺測聖人之精微妙蘊處然皆足以知其粗淺易見者固不至阿其

子之聖通考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四節願學孔子是谷知言以後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

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向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下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齊聖人王氏曰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

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太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行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

好音去

所好而為過誤之詞也以見其言之足信意下文三子之言各就事功禮樂類聚形迹上論但所謂行也未及一貫之妙神化精也蓋就此以言孔子超迈群聖尤為易見耳○按嘉祐集有三子知聖人汙論却不若春字註故不書于此表了凡曰賢於堯舜論李術不論事功

代醉編獻子庸曰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美等百王無可遠或非其虛靈洞澈之極何以有此孔子所以獨擅聖民未有之盛也此說甚勝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子曰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聲之則其識趣汙下矣高明與汙下正相反高明則不必至汙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

慶源輔氏曰五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功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之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與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記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哉筆我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力之言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楚直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第德二句鑒之皆不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能逃於洞察之下而其樂而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其禮而不知其政聞其樂而不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見而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禮而見其政聞人之樂而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王之政聞人之樂而如此也夫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舜天結及濟音也

夏九範曰類也正以甚言其不類也不類意曰在類也內不待添足

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

萃聚也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汎說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與知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游于夏子張冉牛閔子顏淵皆曰如舍是伯夷伊

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
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
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
章木音所在又漢道教前後血脉貫通而後可
雲峯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
氣知言夫子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
遂極言夫子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
氣知言夫子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
深斥告孟子之養氣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
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孔子承聖道也
詩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流
氏清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
謂塞乎天地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
之間者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
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
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潤是自
已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
便是仁且如湯不途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死民
是先有前而後底方不途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死民
無前而後底方不途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死民
后是實聰明方不途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死民
實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民水火之中若無這
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
多須有如是實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
衆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是假仁與力是兩箇以
德行仁是實仁是德便是仁○雙峯饒氏曰或引
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仁也○雙峯饒氏曰或引
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

秦世篇

紂以救民為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放楚以尊周為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補考楊氏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弱者始強而終弱也

以勞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

瞻時驗反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

氏族大全鄒志完傳載焉楊龜山序公奏該稱人君子也遇事接物如雲然堅挺之姿如精金夏王不可磨滅微宗時請別江水不奇飲暑月苦於遠汲所居巖下有心有泉流為小池自得四五斛為應泉子柄經中擢為御史上言直臣之子也使言事得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鄒浩傳見宋史新編列傳第六十卷

力假仁者為也假而行之終非已也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已以偽感人以偽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鄒氏曰

形散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

先毗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

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

所行矣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西然虞尚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

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慶源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修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其視重于美王武夫之喻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為優矣○鄒安

董子

屬於

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
然霸功亦擴天理過人欲也附錄黃氏洵鏡曰以
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服養
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聲其得

之之道不能免也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卦人言

而後行仁哉○程子曰此亦只是為下卦人言

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

開音開

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上仁之事也

日禮記表記云畏罪者疆仁謂勉疆行仁也貴德

以下皆疆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

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

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或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

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發峯鏡
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蓋凡是賢者
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就其間使能

敦教者在敦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以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則節應仁

徹互列反土音杜綱音稠繆武鹿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豳風鳥處胎鳴呼驕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纏綿補葺入反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

釋曰王作杜康謂根為杜

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慮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雲峯湖氏曰為此詩者知道乎孟子九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為詩者知治國乎天下之道也

嚴音盤樂音洛教音傲

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公室教是自來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項峯饒氏曰般樂息敖則不服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下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

薛魚列反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遠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

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

遠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音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

已求者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

通義金氏曰古書言口
傳授故字或不一然
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

○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

疆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強
狂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
遠不在仁之辱亦過
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朝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有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

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
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譏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
之道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願藏於其市矣

五十一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閔譏
而不征通考趙氏真曰廛市者貨財諸物即舍之
稅所謂列肆之稅五制疏市或治以市官之法
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或治以市官之法
而不賦其廛周禮地官司徒司市市官掌市之治
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
商賈音古阜貨而平市以量度發賈價同而徵債
以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
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
賈音古民禁為而除詐以刑罰禁讎皮告反而市
盜以泉府同貨而欽除木市日廛易同而市百族
為主朝市朝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蓋逐末者多則廛
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蓋逐末者多則廛
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
于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
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
重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

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
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而朝背
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
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馬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
門每曰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
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
市平物價治爭訟議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
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
君都邑規模之大略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路矣關謂道路之關譏案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而不征
高賈之稅也

鮮見形旬前篇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
者所持之節傳如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
用傳用禮所謂以節
傳出納之者是也

楊升菴曰：漢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土宜教氓，又立新氓之治，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通義：布幣名，或曰泉也，即今謂之錢。幣帛也，一曰財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由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之氓矣。音氓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

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可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幣，貿易之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也。或曰：布帛。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之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十

鄭氏箋云：幣者所以買買物也。蔡虛菴曰：市廛而不征之廛，就市上廛之故。曰廛，市宅也。此是前朝後市之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字顧史一廛而為民之廛也。蓋在里異在邑之宅也。故下自云：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民。矣。前主商言此主民言其集註。市宅之民也。賦其廛者，其在市宅有賦，則非宅不毛。其無職事者，矣。豈應復令出此夫里之布哉。前條解言廛市宅也。此節

謂

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幣，貿易之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也。或曰：布帛。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之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十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有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通考：地賦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問：一里二十五家，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下錢却重，而將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闕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無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歲時，民皆著業，而無將手與貧困者。所以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比若末流之害。縱入欲滅天理者也。○復菴錢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輸租，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納緡，里布是布錢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緡，

泉

司

則仍不別解厚義為可疑

濟按韻會云事遊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禹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刑人殺入九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

君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乎
○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過入欲擴天理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軀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餽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裏面便蒸得熟熱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表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覆峯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終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

哀

體認做天他一切精確
那裡有進步地位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此即所謂不忍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林揚心驚

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

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入之心可謂善形容矣

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

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反居江子只是惻

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

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林更無

怵音內讀作納要平声

惡去去下同

納諾合
切古作
內論語
出內各
孟推而
內之

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

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兩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

測隱之心總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

應小感則小應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

指入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

空處人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骸百骸充塞滿無

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欠缺也此說極是通

考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

滿腔子是蓋惡之心滿腔子謝氏

腔子是是非之心滿腔子

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

怵惕乃直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天理之自

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朱子

朱子

魚游園曰惻隱羞惡詳議
是非皆不忍之別名

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
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
般出來○惡其聲是惡彼不殺人之名○西山直
氏曰儒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問
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
內交非欲以此于吝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會平
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
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
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則便非
本心矣

惡去上尸下同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
也讓推吐雷以與久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
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
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
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問上泰見明道先生舉
物喪志上泰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
惻隱之心公且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
羞惡之心如何却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
惻隱之心如何却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且道
會動唯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
動處便是惻隱若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
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是
非者非是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
看如何若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些動意未嘗止息
只怕問斷了○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
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
此三者較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

孟子卷之十一

四

惻隱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
仁也情之謂也性之德為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
其言為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復淵輔氏曰人之
所以為此心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
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
於已也○西山直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
則兼蓋惡辭策是非而不言者蓋仁為衆善之心長有
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
者豈其固執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爾田
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
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

情者也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
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
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
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源於此性源於心統性也心節
制此情心統性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
是觀焉又曰此六字橫貫語端緒皆序也曰端者端
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在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
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
爾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為
緒也如繭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
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
而緒見於外也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
何朱子曰以於外也向見蔡季通說端乃尾尾如
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
以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
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
第三曰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
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

元亨利貞自有次第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
 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入箇字
 每字是一意測是方則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
 隱痛比則為深蓋者推與他人之惡惡者惡人之惡
 者辭已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白是兩樣分明
 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
 四時若分四端入字便如入節○惻隱自是情仁
 自是性性分四端入字便如入節○惻隱自是情仁
 理發出性性分四端入字便如入節○惻隱自是情仁
 有羞惡禮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非羞惡之
 是是非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
 底直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已發底禮智是未發
 仁杏仁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已發底禮智是未發
 本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惻隱又曰仁義禮智
 却自見得程子云以惻隱便知其有仁此字說
 得最切分明不道惻隱便知其有仁此字說
 別取一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
 而見惟有所可傷這便動若事親從兄又是自然
 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事親從兄又是自然
 順處見之○一心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
 性情解用又各自有分別湏是見得分明然後就
 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

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貫不過於一陰一陽而
 已仁字是箇生的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
 固仁之本躰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
 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
 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
 也○此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四面可見底以
 然其見於外○○性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
 躰本不可分○孟子曰性善也○性善也○性善也
 為不善孟子曰性善也○性善也○性善也○性善也
 無寸之尺而終不足曰渾然本林則恐為無星之界
 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
 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
 籠統都是然一物所以外邊總動其中便應如赤
 爾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鞠躬
 廷過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
 如妍姸之美惡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
 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
 隨感隨應折而四之性以善學者使知渾然全躰之
 中察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
 發也渾然全躰之性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

見何以知其然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
 然就他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
 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
 則可驗○雙峯魏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
 得最分曉通考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
 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統之統
 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陳氏懼齋曰情
 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
 實也是為情即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當訓實字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
 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
 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句知
 皆兩字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則其日
 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
 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
 之至近而不能矣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
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

又要推出此章是也孟子一節書皆推與充字
抵一奴一收一闔一關道理森然○問推與充字
曰推是以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吾幼惟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
相本自惟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
性本自惟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器滿了蓋仁義之
這穀子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
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重字遷是若
知而說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缸相似○
問兩說充字未曉曰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
知得保四海是惟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
足以下保四海是惟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
說下就說充滿是惟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
擴矣○此心之量本是所以包括天地無利萬物只
是一人不能自充滿其量所以包括天地無利萬物只
足以及天下此皆未足國或盡其本然之於一國而
充滿其量自然足以此保四海○獲峯純氏曰集註
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
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一不相
愛是充之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民一物
不得宜是充義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民一物
不得宜是充義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民一物

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
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充廣則如
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
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非發明二始字之意
問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能日知
知所以充之而充之者皆字衆人之中能日知
是朱子云若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為耳○張氏彭老
始字充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孟子既
言始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也五子既
端始達便是泉之端側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
端苟能因是情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
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側隱之心此所謂仁之
擴天理緣動人欲便萌於其內交等心此所謂義之
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斬然矣此所謂禮之
能者始於天理與不盡之心之量其終然矣此所謂
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曰盡其心之量本如是
無所不具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

此圖者行誤也字亦無之

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
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
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
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
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既能窮理又
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窮理又
能力行則天之所以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
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
能自巳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
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之意也
○程子曰人皆有是
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
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性者心
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及求默識
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
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也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
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

通義仙金氏曰四行皆生於土誠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
皆食於脾白雲許氏曰四行非土無以生而德非信無以成土即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即
壞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為虛言矣集註所謂定位以方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
之氣言無定位即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去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

○土於四時各寄王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巳然季

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巳然季

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中

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
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然三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
見朱子之說未嘗無定位然三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
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
一六水位居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
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以有定位而實無定
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
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金水各專坐長收藏之
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
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

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
分看則論土實在於四方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
合看則土實在於四方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
驗惻隱之心而悉及蓋惡辭讓是非之仁言繼因
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
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
也若衆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
隨也真自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
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類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
充之分判於天理與狗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
過人欲擴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
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
之皆節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辨認此
心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
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
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欲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
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去聲又祈祝利人之生匠者
作為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
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
處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度反夫音扶

通義山金氏曰論語集注作
擇里此作擇所以自處也引
詩斷章取義者語亦然彼以
擇里言冒上文也此以擇有處
言引下文也然此說可無據義
表了凡曰尊爵只說其至
貴而不可數安宅只說其
寧居而不可離註得之最先
非也天命之性各有稟受豈
有先付以仁而高善在後之
理本心全體之德在安宅不
不切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聲而
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
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聲也故
曰尊爵問仁天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朱子曰
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
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
生意之始為亨利貞之長在久則為本心全體
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入欲陷溺之危人當常
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
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

豈非不智之甚乎

慶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

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
人欲橫流而無止此所以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
天理方始是仁此雖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
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
領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
也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
止者乃其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
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
此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
以仁之躰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

由與道同

役由乎人而耻為笑也弓矢人而耻為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慶源輔氏曰不

仁則頑然不覺故不知智不知則情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耻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入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當時君大夫言之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

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當時君大夫言之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

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先人役之役也 斬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也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非之心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求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入規如諱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有世之師矣

南軒張氏曰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曰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

而

離婁下篇亦有禹好善言

陸平泉曰舍已從人註謂舍已之未善以從人恐未於蓋舍已者忘已之謂也語云

聖人忘已靡所不已夫忘已者形骸之已也靡所不已者大同無我之已也蓋人與己之心同理一則人已而忘矣疑所謂舍已蓋如此

係說更緊束也實讀賦使騏驎可係羈兮通義果其極曰取之於已謂取彼之善而用之於已也

功深矣○慶源補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斷安陳氏曰程子深贊子路欲修身補過也以

禹聞善言則拜

禹拜昌言大禹讓皋陶謨皆有此語蔡氏註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

之善也慶源補氏曰子繁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

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

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取之

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釋子曰樂取於人為善

善乃公也○問善與人同○釋子曰善者天下之公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私於己是以前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已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已從人言其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章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成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大舜樂取諸人以見善是成已之善是與人為善也是著人之善○

四書大全卷之十一 五十五

虛齋曰耕稼謂耕那稼也稼以禾言詩曰在田曰稼

程明道謂吳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顧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吳無障曰與人為善言我之為善與天下人共為之渾合公同做此善略不分你我更無毫髮藩籬界限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罪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帝紀五耕歷山歷山之人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善鑄病也一年所居成聚夏兗州今屬濟陰河濱在河東雷澤

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

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

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慶源輔氏曰舜之取

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善初未嘗有

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吾取人之善以為

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

物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

無彼此之間聲去故其在久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

有以及於人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

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

韻 裕俞成切容也寬也見廣

兼于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
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未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曰
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李者之希賢
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欲皆理諱過飾非視
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
已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已
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為公耳○新安陳氏曰
語錄云三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
善乃是孟子再登下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
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
告之以善雖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於聞人
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已也未
下句所謂在已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
登之意耳輔氏謂未二句皆卑說舜竊心未狀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
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

朝音朝

康齋曰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

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
然去之若將免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

惡惡上去去声下如字免吳罪反

通義塗炭謂民陷於泥
蕪於炭
徐踏曰屑屢動作也
屑音韻輕也尚也
切急也見韻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
免汚聲也屑趙氏曰繫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
屑就言不以就之為繫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說以

日行八卷

五八

倪

表子凡日進不隱賢言進
居其位必賢必善而不德也
必以其道言行事必以其道
非其道不行也○此義我本
朱子辨之大全中亦載

列女傳其妻作誄結句曰
夫子之謚宜曰惠方門人
遂從之

解字已語助辭朱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
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
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
惡惡而不輕與文群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

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接

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肖

夫也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通考

傳註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不隱賢不枉

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

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

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

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朱子曰進不隱

道人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其

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

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

說則下文不同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

列女傳卷之五十一

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儲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

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側格也反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固皆造

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

可由也朱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

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

不以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

恐傷謫一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一子則一

子多有欠闕處說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

說他隘與不恭不啻說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

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

已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

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以為百世師謂能使

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

隘與不恭也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

者其弊如此只一子所為已自弊矣中庸之道故君子

所不由夫子之道本中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

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

似若相反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

四書卷之六 五十一

字方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處便有弊所
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耳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去
實為詳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
梁之意二章至篇終
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蔡氏曰
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
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
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
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
曰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慶源
輔氏曰此太繁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

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
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
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
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
曰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慶源
輔氏曰此太繁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

表了凡曰天時謂時日支干
孤虛旺相之屬俗未必然只
說利于攻戰之時為正
蔡清曰秦符取伐晉秦
群臣曰歲鎮在吳代之者
天殃是也然亦有不拘者
如紂以甲子年武王亦以甲子
興之類此見天和為事如
符堅滅燕亦犯歲也
蓋符堅協眾情而伐燕違眾議而敗晉也孟子之言天時地
不利越無罪吳無德吳恃強好大耳故取漢高入關之年歲在東井井秦分也而秦見滅何哉秦實無道歲星不能為福
而反為禍也宋劉裕伐
南燕以七日而勝故天官曰
時日明將不法聞將拘之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水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
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
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
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
或是方所曰二者一德月德方太意如此其間又
自有細密處通考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
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如木之有乾
十二時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
亡也虛罕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
辰為虛月孤虛正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做此王相
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做此王相
占算家所謂吉凶咸否乎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
二宮生旺入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與相之
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頭
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
分主客勝負又由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
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
此皆其屬也○補氏真曰孫臏疏于支所以配時
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
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
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

一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
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紀歲
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
曰戰陣之法皆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
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
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
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地
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
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為在下
文分兩邊自解之

三重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
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重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
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

也世始用金曰鎧○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
天時地利但不知人和雖有兩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
况時是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
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通考仁山金氏
曰黃牛皮者為革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

革池作

也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通義仁山金氏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為界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和者在山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之於天下雖親亦疎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

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得民心而已
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
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
為本故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
發此論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

章內朝並音潮

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

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

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者受其幣而往見之越境之理只得以待其幣而往見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往諸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

既失禮矣其托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
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
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

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

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

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聽兩經書載按譜云
 孟仲子名墨孟之
 子也四王代孫寧嘗
 見一書於嶧山道人
 曰蘇氏內有仲子
 一篇乃知仲子實孟
 子之子寧從字於仲
 亦丑者朱子注孟
 子後趙氏以仲子為
 孟之子後昆弟與
 譜不同

通義我信金氏曰墨辭
 以疾言畢果有負薪之
 憂又言病不能采薪也
 克辭疾常語
 陳抱冲曰米薪之憂謂
 病不堪負薪故以為憂又非憂即是病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
 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

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爾雅云昆弟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弟弟昆兒也

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

對又使人要孟子令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陳氏曰王先託疾以
 文義觀意亦非誠也
 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

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惡平上声下同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

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

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齊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

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

之說擊蹠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

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

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

天音扶下同

通義金氏曰禮曰三句皆古禮經之文今父召無諾見申禮君命召不俟駕見論語在官不俟履見禮作在官不俟履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今集註諸本多作官字

禮曰父命呼昨反而不誅又曰君命召在官不

俟履朝內謂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言孟子本欲朝

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呂氏曰諾者許而未行也陳氏曰諾應之緩唯應之速鄭氏曰唯蓋於諾

王也

跟巨几切說文長跪也禮
讓注拜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
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
氏曰丑
之說擊也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
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
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
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
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
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無諾

其言不對君命則曰命無諾君命無諾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
俟履官謂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言孟子本欲朝
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呂氏曰諾者許而未行也陳
氏曰諾應之緩唯應之速
鄭氏曰唯恭於諾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慎口
寧友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噉字書以為口街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街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街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去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宋子曰遠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

爵也齒也至朝廷者也上
黃端明書中語也徐鴻
洲曰此論則人所未備孟
子於齒爵皆言所處惟
德不意可見矣

隆馬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
王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
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
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
廷者則不及于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于朝廷
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于朝
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而達于朝廷者曾子
乎豈曰友之富其爵我以吾義而達于朝廷者曾子
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
景子之言是入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入君尊
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
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
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忍之臣欲有
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孟子卷之七 五十一

有為也

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何處見得李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于湯桓之于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

之意

醜按韻會云齊比也字記比物醜類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于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不如是則公孫丑之徒范氏曰孟子之于齊處

表了凡言管仲且猶不可召說至霸之佐不周乃孟子以道自重之本旨註在實師之位云不可從

於

於

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賓師

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

我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仕有

其官召之可以○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

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于外貌者

中心者故于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

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南軒張氏曰

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無禮皆

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甲不知者或以為要

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

不克知何惟于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

而使仲弓知孟子之出甲必為是曰昔者疾今日愈而

賢和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

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于公孫仲子告

之

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責而自識於果子陳

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啟悟王心

馬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

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

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

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

虛希曰二百鎰二千兩也
鎰二十兩也七十鎰千四百
兩五十鎰二千兩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

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

於於

於

虛而曰居一此謂不居
不是也

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
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
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執事亦
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

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

之予何為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
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則我可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

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虛而曰處字一說是孟子
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
所處然以上文字持有遠行
予有戒心照之則是事未
有處也而齊王乃餽之則無
辭矣○貨之語以物餽之也
姚承菴曰是貨取者吾為
其貨所取也

四書大全

卷九

孟子卷之九 二十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上聲也未有所處則無辭而義不

可受取猶致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

矣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也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

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

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

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

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唯當聲於理

而已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予尹氏併予言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

也雙枝曰戟士戰士伍行音列也去之殺之也氏惠曰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

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

對言此乃王之太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峯

曰凶年說得濶如水旱疾疫之類飢歲只是五穀

不熟也

徐倣曰宋神宗行新法嚴刻而時賢臣幹旋其間若鮮于侁上不言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為難而雍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於法而一諉之不得為也

表趙由口註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此左傳文也今臺之為都當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不然豈五父皆立宗廟耶不通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

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

為去声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為王之為去声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 孔木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去曉王

也○陳氏曰陳氏名賜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

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于譬喻而能感發于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

陳賜傳見宋史新編百十八卷字晉之徽宗時人著樂書兄祥道著禮書並行于世

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峯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于不改人欲錮之也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

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

言與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通考趙氏惠曰周禮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甲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先後猶左右也

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

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通義守節救反亦如字
註為守如字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
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
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
際寬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而歸誠意備至啓
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
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書
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憚憚者能識之
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
而止不聞其能去也畫賢于距心矣○雙峯饒氏
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
入如今朋友相似少馬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
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
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

漸

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
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臙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
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
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去因問陳明日尹氏曰進退
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久速當於理而已雲峯胡氏曰集註前引尹氏
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
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理受
即非矣可久而久是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于
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於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
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
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孟久見音現

表了凡曰孟子為卿而出
吊正卿也王驩以大夫而輔
行即次卿也恐不必言攝
卿以行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声下同也反
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

教皆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
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
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張氏曰孟
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文制數因可付之
于有司是王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
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驩則行之也孟
子特統其大綱于上而驩則共其事于下若驩于

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驩則孟子固不免有
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
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
正谷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
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
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
有司不能治其事于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
而孟子固不能治其事于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
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則以為易之
典雖言不以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則以為易之
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
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
言有司既已治之辨其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
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
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已甚之疾也
象傳文孟子曰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已甚之疾也
見今答孟丑不遇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
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
以為驩正是治之者附纂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

四書大全 孟子卷十一

虞者曰使虞敦匠事為句嚴字另是一句

于齊章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炭程註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声厉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於孟子仕于齊喪去母歸葬于魯嬴齊南邑今太山於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

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直但也○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于人為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于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

孟子卷之十一

禮記飾棺注牆之障
樞猶垣牆障家又周人
牆置娶注牆柳衣也
疏云在旁白注在日荒
所以衣柳木林以柳也
娶也甲切說文棺羽飾
也天子公諸侯大夫四士
二

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

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

瞞翼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猶為去声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

使土親近其肌膚于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

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声天下愛惜

此物而薄于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

之費而儉于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

此同○呂氏曰注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

倒行逆施不順理底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

此章當味盡于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

而終凡附于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

如是無以盡于吾心不為悅不為校也必悅且校

非盡于人心曰不得為而儻為與可為而不為皆

決不致過曰得之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

也盡于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虛壽曰君之君臣蓋有
利人土地之心而又恐為賢
者所不與沈同蓋齊臣中

伐典之與平声下伐監殺同

用事者故以私問於孟子
亦或有王之陰使之也故
私以其事問而卒行其事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夫音扶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周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句

一節解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

見音同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

從仕之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周問燕可伐否耳固

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

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周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

伐之也彼孰曰如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

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孟子曰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可有伐之理然孟子則可以教之或不伐亦不固齊必伐但曰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須說辭以伐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于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
雙峯饒氏

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斬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十一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

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

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

孟子十一卷

惡於世皆平声

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

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

其用心一也

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之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思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

為此哉莫到慈地較乎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討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誅之非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用公豈得而誅之哉舜處其常用公處其愛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亦言用公之過不亦宜乎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曰亦言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用公無過也○學峯胡氏曰誅忍通探其心誠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矣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下逆以其兄之道盡矣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爾附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
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更平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林氏曰齊王慙於孟曰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子蓋羞惡聲去之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

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用矣而陳賈鄙夫
方且為聲之曲為辯說而沮在呂其遷善改過之
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
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
若以第十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十一章齊人伐燕置
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
自明矣南軒張氏曰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
又生過焉○王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
為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
賈觀之則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用公
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
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寔公義誅
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
行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

朝音朝

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

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新女陳氏曰謙言自得侍賢者同朝者皆其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
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声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
鍾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餘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鍾氏曰四古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
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夫立音扶

惡平声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
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
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况本非欲富乎
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
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
者顯言之則是揚齊王之失而有宸於我國固所願
之仁

續通作觀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
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蒙功已
叔疑也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反玩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反扶又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

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賤丈夫即商之賤者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

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

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從不得於此是譬喻辭計萬得於彼是譬喻辭受萬從

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

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聲孟子者未為不可

孟子卷之八

八

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
知孟子之心子之道尤為不
畫如字或曰音作畫音獲下同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於漸反隱几而卧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

繆公問於子思見孔叢
子曾世家檀弓載繆
公之事子思閉門不
納繆公出說苑
申詳從學校子思見
孔叢事

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諱子昔者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

身通義行山金氏曰繆公史並作穆魯元公之子名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為諸侯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

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

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一子義

復又反扶

語去士戶

名見檀

亦不能安其身矣問池柳申詳無一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一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一子之心如此則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一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也柳當閉門以避繆公不苛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世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一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也以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声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

去聲下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知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群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且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柳申詳之事姑引此以言齊之無賢臣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二宿

表凡曰三三記孟子曰
不明言干澤言濡滯五
子只辨濡滯而餘三者帶
言之曰王由足用為善則非
不明曰天下之民幸安則非
干澤

姚承菴曰精神全在數
予字上見已所以志
於齊之意

虛而泉母無目以蝦為目
天地無心以聖賢為心

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夫去自扶下同惡平去声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
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

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

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

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
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謂為大言
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且之力而

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季氏昭武人各有字先祖號西山學於龜山楊公為其塔舉遺逸官至福建師櫛有
論孟遺秉文公作墓表見梅菴文集九十卷

倦音權之餘意

如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

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及
及之本心三宿出畫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此其
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季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

賈而荷何可賈者所以為果也

易乾卦文言樂則行

心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

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賈之果於

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

如用子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于胃

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

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
小丈夫哉雙峯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

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
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謂為大言
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且之力而

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卷之六 梁惠下 第六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

倦音權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

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

汲之本心三宿出書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此其

愛君澤民倦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

賈而荷反何可賈者所以為果也

則孟子與荷賈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賈者果於去

心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

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賈之果於

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

如用子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于胃

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
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且而後宿者私意所發
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魚忠厚之氣真
小丈夫哉○雙峯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

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遠之之情憂只是不樂遠去也當看情字○雲峯胡氏曰孟子憂則遠之若與荷簣同而其憂則遠之之情與荷簣之愁然之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戚文雖慕道然國微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通義仁山金氏曰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前段已盡後段樂矣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充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充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

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

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通考

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一王六十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翬案仲之後也為湯左相

表了凡註以憂世之志樂天
之誠對說非也此節全重憂
世謂我今日所以不豫者正以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則今日不能舍我又何不
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
于有憂也若須世用而後
樂又何得為樂天之誠乎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
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
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全異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
舍上声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

虛齋曰易本傳曰樂天知
命故不憂天以理言

季彭山曰孟學為卿於齊
本有常祿其後居母喪
三年見王曰利功之臣
蟲豸或王心蓋多有之反
服除見王於崇元復大有

哉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然則孟子
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
之志樂天音洛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則誠問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志天下
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樂天音洛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友自聖賢言
則孟子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
觀之則孟子實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
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天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
祿古之道乎

為之志遂辭祿不受所
辭之祿即為卿時常祿
前章言辭十方者是也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
於齊其幾已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先見乎此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父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因師旅之事

而戒嚴耳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
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

之不亦誤乎

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書
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

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
而可去之幾未嘗先覺也初見察王之可與有為
不能受者又以其實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
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可望焉豈
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
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慶源輔氏曰禮則
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
臣便是義孔氏謂任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
說得自好 ○雙峯錢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見王之於崇便有合處
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見王之於崇便有合處
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
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 ○新安陳氏曰不受
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為進退餘裕本全在
此一受其祿則為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
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
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
焉者其魯仲連乎

132X
152
20

書天全十一卷終

己未夏六月十九日講了
癸酉夏六月又講了



士
 因更與美
 直常美
 封
 不
 而
 矣
 夫
 夫
 夫

132X
152
20